

宣講引證

幼丹沈葆楨題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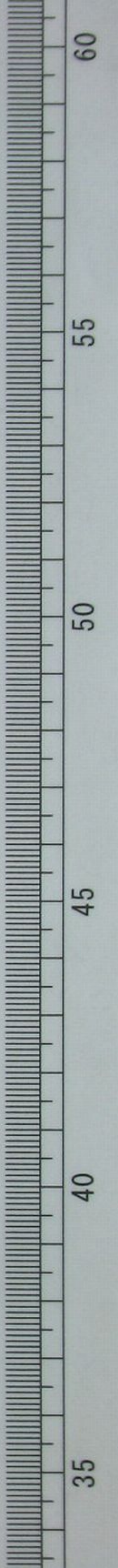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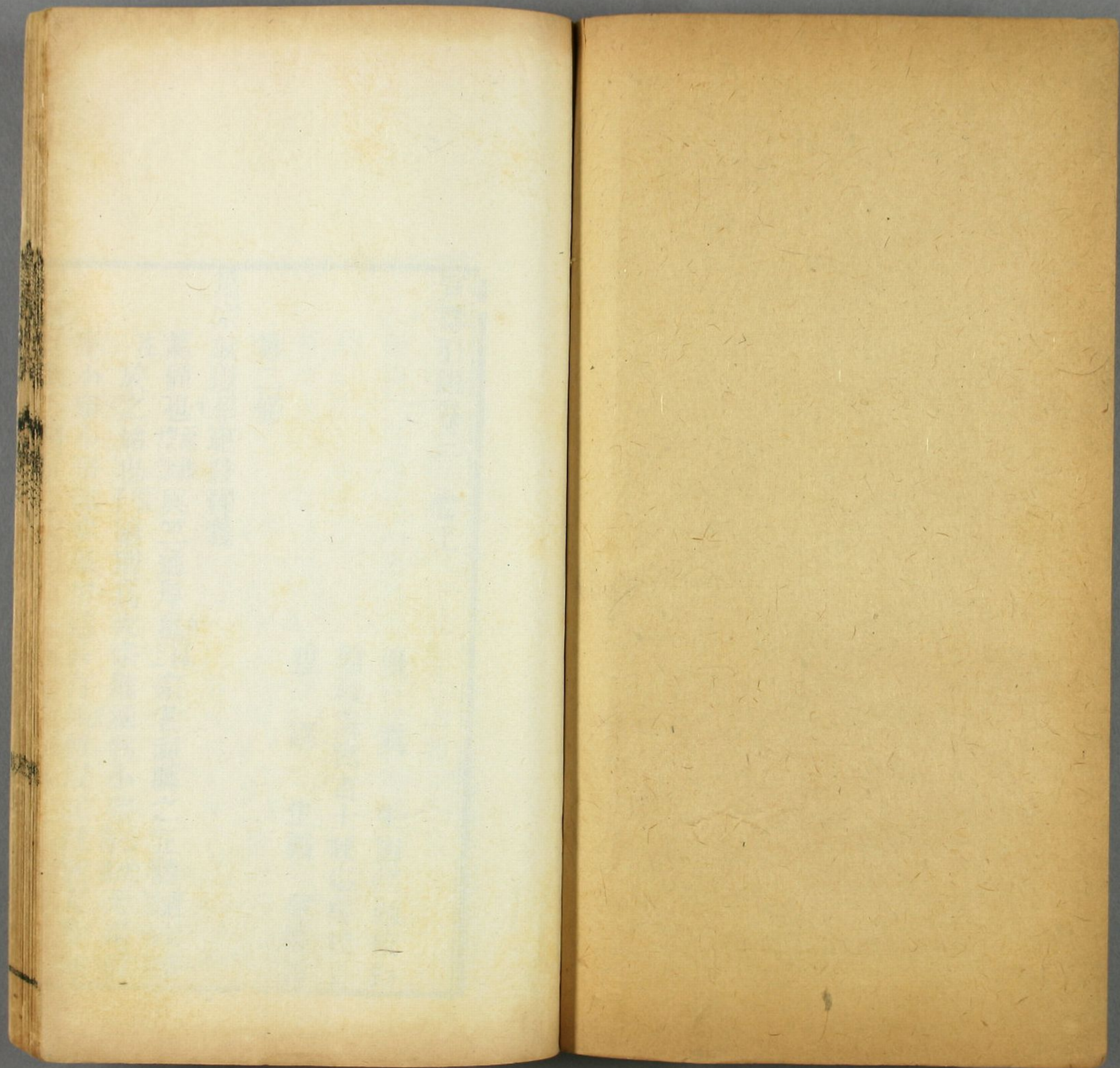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2

3





宣講引證卷三 卷上

優貢 生謝銘勳校對

翰林院庶吉士陳崧齡校正

宣講 生戴奎編輯

第二條

篤宗族以昭雍睦釋義

篤固也。兩雅釋詁與竺通厚也。上同宗者祖禰之正體。禮記喪服小記

注族之始也。管子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善大傳注大宗能

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

F0142-(13)

白虎通 五宗五服內之親故也。後漢宦族者湊也聚也。白
通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為九族。虞書或謂父族四母族
 三妻族二。尚書三族父子孫也。禮記仲尼一曰父昆弟
 已昆弟。子昆弟。儀禮注一曰父族母族妻族。大戴爾雅
 父之黨為宗族。釋昭謂明曉此理。左宣二雍和也。虞書
 歡聲貌。家語睦親也。書鄭厚也。禮坊南史溉傳家門雍
 睦。右錄金笈颺言

會典 凡累世同居和睦無間者督撫題請
 旌表。禮部專題給銀建坊。題名忠義孝弟祠碑。或

御賜詩章扁額緞疋。同前

宣統二年 卷三上



篤宗族以昭雍睦廣訓衍引證

萬歲爺的意思說。人生在世。都有箇九族。怎麼叫做九族呢。
 我自己是一輩。我的父親是一輩。我的祖父是一輩。我的曾祖父是一輩。我的高祖父又是一輩。是我上頭共有四輩。我的兒子是一輩。我的孫子是一輩。我的曾孫是一輩。我的元孫又是一輩。是我下邊也有四輩。連我自己。共是九輩。這九輩兒的弟兄們。各門各戶的。便是我的族人了。這箇叫做九族。人人都有祖宗。怎麼叫做祖宗呢。我最上頭是始祖。再親近些。就叫做宗。你們這

些人那個不是祖宗傳下來的那箇沒有箇九族呢當
初山西平陽府有箇聖人叫做堯帝。這箇堯帝最是憐
愛他族人的。古書上說的好人。若果然尊祖敬宗。再沒
有箇不憐愛族人的。

證

國朝黃性震太常。其家居故在湖西。先世所聚族者。
兵燹後晨星散處。一望蒼涼。震每潸然淚下。有敦族
立宗之志。顧謂所親曰。倘得一命之榮。施及三黨。是
余願也。甲子司臬粵西。遣族子太學生賜旋家。董其
事。鳩工築土堡為藩籬。俾族眾咸有甯居。中立大宗。

廟。次立小宗廟。聯五服之親。各置祀田。租千餘石。以
供烝嘗。立義塾。令闔族讀書。其中置書田。租四百石。
為膳修膏火之資。復置義田。租八百石。以贍族中冠
婚喪祭孤寡貧窮無告者。仲兄都司僉書名性昂。遠
居蜀中。沒已久。震遣人挈其家。扶柩歸里。功兄太學
生名性祥。久居粵。亦為挈家旋里。授宅分產。兄沒為
置祀田。凡羣從兄弟之子。皆視若己子。婚娶田宅。次
第均分。五服皆有分產。多寡以服制為定。任湖南布
政。使復遷太常寺卿。藍鹿洲文集

爲甚麼這族人我要憐愛他呢。因這族人雖說有親支上的。有遠派上的。究竟都是我頭一箇祖宗傳流下來。憑你幾十箇房分。幾百箇族人。卻總是一箇人一樣。就如泉水有分派的一般。你看一股泉流將下去。分作幾條。幾十條。究竟都是這一股泉裏流出來的。水並不曾有兩股水。又如樹木有枝葉的一般。你看一顆樹長將起來。生出千枝萬葉。究竟都是一箇根上發出來的。芽並不曾有兩株樹。這些族人都是我祖宗的後代。引族中兄弟叔姪。乃天倫骨肉之親。金寶財利。乃身外

聚散之物。分多潤寡。祖宗之靈慰焉。安知不以他途補之。而浮於其所與者哉。今之富者。常羅列樽俎。會集賓客。卽日費萬錢。略不掛意。至于兄弟叔姪。視同路人。或因尺土寸地。斗粟尺布。計較不已。此真禽獸不如也。天經地義錄

祖宗就是一箇身子。我和這些族人。就是兩手上的十箇指爪。兩腳上十箇指頭。頭上的耳朵眼睛鼻子嘴的一般了。你們想一想。假如我身上有一處生了箇瘡。或者閃了手。跌了腿。渾身上難道受用的麼。你門若是忘

記了祖宗戲弄族人。詭騙族人。陷害族人。叫他不得受用。難道你就得受用麼。所以人要着實憐愛族人。就如我一箇身子。有一處痛。便處處都痛。一處癢。便處處都癢。這纔是和睦宗族哩。

證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斤。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業產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

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漢書

古來的書上說教民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說箇孝。又說

箇友底下就說箇睦字所以我

聖祖仁皇帝諭到爾等敦孝弟以重人倫隨即又說箇篤宗族以昭雍睦這箇睦族就從人倫裏做出來的人若是不和睦宗族就是不孝了

萬歲爺所以詳詳細細說與你兵民們聽誠想你們族人所以不和睦的緣故或者自己有錢捨不得照管人或者是自己窮向人求借不遂便怨恨他或者有箇前程便仗着勢力粧出鄉紳的樣子唬嚇人欺負人或者自己沒有前程就氣恨人看見族人做了官的偏要說他名

聲怎麼樣不好只會要錢見了做秀才的又說他文章怎麼樣不通倩人代考或者族人中捐箇監生捐箇官也是你們門戶好看偏要嫌他一字不識渾身銅腥氣或是為錢財爭鬪全不顧骨肉的情分或是各自任性不管一家的和好或是聽信家中女人的說話或是被旁人暗害挑撥你一家是非

證 孝廉張某者萊郡人雍正壬子應試省闈漏下二鼓見同號一老儒感額曰此為我來也呼不絕口張詢之渠曰先兄即世寡嫂守志忽有旁人煽中弄語者

予恐為門戶羞。勸母合改適。嫂遽自經。後每試相擾。曾延僧懺悔。謂庶幾可免。今復爾爾。是終不我釋也。言訖神色慘沮。張解慰。聞號板。忽然撲地。視覆卷上。墨汚殆遍。生日。今生已矣。夫復何尤。君文雖佳。慮難入殼。三藝余頗得意。君試錄之。倘朱衣首肯。庶知予半生淪落。非文之罪也。張如言。榜發果售。秋燈叢話從此胡吵亂鬧。不但不和睦。竟全忘記了親親的誼了。引兄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為己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于眾。或

眾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啟爭端。破家蕩產。徇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眾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十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天地義錄你們若肯在祖宗身上想想。知道這些族人都是我祖宗的一箇身子。上化出來的。斷然不致把族人看作路人相待了。
證 袁了凡初無子。後生子儼其母。為作襖。將買絮。公曰

絲棉輕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絲棉貴。絮賤。我欲以貴易賤。多買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公曰誠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居顯位。袁了凡全集節錄

古人中有箇張公藝。他家九代不曾分家。都在一處同住。

證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儀或有

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若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朱子小學

又有箇陳氏。他家族人多得緊。竟有七百多口。都在一處喫飯。養着百十箇狗。也都在一處喂食。若是一箇狗不來喫。這些狗都不肯喫。你想這箇陳氏。因爲他一家和睦。便連狗都感化過來了。如今的人。不知和睦宗族。連狗也不如了。你們既是一族的人。都要看你們的祖宗面上。大家曉得和睦。但是這箇和睦。卻也難講。你偏尋出我的差錯來。我偏說出你的過犯來。誰肯忍氣吞

聲只管爭長競短。一日一日只有把情分冷淡了。甚至成了讐打官司告狀。大家弄的精光的。你們想一想。爲着甚麼要緊呵。

證

吳錫疇。休甯人。屋之子也。甫四歲而孤。伯氏破其家。或教之訟。疇泣曰。貧。實命也。二祖以孝友名家。吾今兄弟構訟。不辱吾先乎。聞者賢之。萬姓統譜

引義門裘氏先世族約

予家本會稽之雲門。二十九世同居。蒙

朝廷恩寵。勅旌義門。駕古軼。今世所罕有。凡我子孫。當守

祖宗之家訓。存心以忠厚爲本。處家以仁讓爲先。此治家之要。守身之符也。其鑒此毋忽。一孝爲百行之原。爲人不孝。雖有掀天事業。蓋世奇能。總不齒於名教。且問自己本心。如何過得。乳哺懷胎。撫攜教育。父母之心。豈不刻刻想念。其成人立業。養老防饑。而匪莪伊蒿。不副所望。亦可羞也。人無不愛其子。則知父母之愛我。猶夫我之愛子。人無不期其子之孝。則知父母之期孝于我。猶夫我之期孝於子。設子有不孝。未嘗不嗔之疾之。則知父母之嗔疾於

我者未嘗乏也。且人惟以孝存心。則自然不得罪於鄉黨。自然不得罪於尊長。自然不得罪於名教。兢兢業業。彬彬雅雅。保世亢宗。承先裕後。基於此矣。一人受中以生。與天地並列。三才得萬物之最靈。切不可將已身輕看。故人以立品爲重。奉身如圭璧。不可渝也。一言失口。受悔終身。一事失足。有污名教。故人身行一敗。則終身莫挽。含垢莫滌矣。凡我子孫。雖士農異趨。工賈異業。而立身修行。總只一般。貧富窮通。此聽之于天者也。

一人身受之父母。須知父母以前。自祖歷宗。絲絲延延。以至於今。非積累之所致。亦何幸而有此身。故人生在世。惟一點仁心。乃是生生不息之源。譬諸果而有桃仁杏仁。葆真涵素而生機露。程子亦云。人心如穀。種此便是發生之源。故德厚而流自光。儻本心漸滅。天良錮絕。此自斲其生趣。而期葉大枝繁。難矣難矣。一傳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凡子弟見宗族鄉黨。須必恭必敬。即稱呼一節。兄弟人等。止應稱行稱名。若稱號稱字。乃朋友間事。理義門宗範。不願聞此也。况宗

族稱行則尊卑易曉。不得不論。

父母愛子之心。固無不公。而偏愛之私。亦不能必無。丈夫每惜多男。而婦女恆憐少子。此偏愛之所自來也。然父母之所以愛之。亦必有故。父母之所以不愛之。亦必有故。其偏之之心。正其公之之心也。爲子者。但當自悔其所以不見愛於父母者何故。并思彼之得被愛於父母者又何故。平日自想。可以得父母之心矣。若果父母溺情不明。爲之子者。更能曲體父母之心。以將其愛。尤爲孝子。故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若兄弟原毛裏懿親。鬪牆生變。多起於妯娌乖爭。男子偏聽。各袒其室。遂致同氣參商。昔浦江鄭義門同居長久。惟曰不聽婦人言。斯真處家庭者之藥石。一士農工商各有專業。然後仰事俯育有所賴。惟游惰之輩。農不成。農士不成。士工商不成。工商每思鮮衣美食。呼盧淫酗。浪蕩終日。全不想祖宗締造艱難。將刻苦所遺之成業。輕輕顛覆。況家非素封者。亦習爲儇巧。假作斯文。反以服勞農畝。揮汗日午者爲可恥。志大而言夸。行僻而心僞。迨至資身無策。饑寒交迫。

乃作奸犯科。靡所不為。恬不知非。猶倖倖然。自以為得計。古人云。貧不足恥。惟貧而無行為可恥。及身攬法網。累及妻孥。噬臍何及乎。莫若早加猛省。勤四體。營生理。各業其業。各事其事。與其仰面求人。何如反求諸已。

一好訟爭能。原非仁厚之風。乃近來以此相尚。小事角口。即駕詞告官。及一事獲勝。公門一出。便高視濶步。逢人自張。獨不思。穀觶公庭。囚首乞憐。是何等形狀。胥差窘辱。搖尾告哀。是何等卑賤。天下可羞可辱之

事。孰有甚於此者乎。乃詡詡然。自以為得志。吾不知其肺腑何如也。况彼此角氣。兵連禍結。蔓害無休。破家殞命。悉基於此。溯厥所由。皆小不忍所致。何如情遣理恕。相安無事之天為愈乎。凡我族人。戒之哉。戒之哉。

謹錄竹逸先生家約二則

一族人當論情不當論理也。凡同族伯叔弟兄子姪。皆我祖宗一氣分下來。底骨肉之愛。異於他人。假使小有齟齬。必與爭理之曲直。即我直彼曲。一生計較心。

我已得一大半不是了。惟自爲排解曰。彼特一時不思耳。久之自然明白了。彼特聽外人言語耳。久之自然悔悟了。事事省察。責己而不責人。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由勉幾安心地。不患不厚。福澤不患不增。一族人宜通有無也。無論有餘之家。宜時時敬奉尊長。撫卹孤寡。扶植單寒。周給貧乏。卽力謀升米。終歲勤劬。亦宜分餬口之資。爲睦族計。蓋隨時隨地。皆可濟人之急。一勺之波。不庸愈於西江之水乎。且同族往來家常便飯。加意殷勤。雖鴛鴦不馴者。亦可以和氣。

化之。杯勺言歡。或亦睦族之一助也。義門族約

如今叫你們和睦。只是一箇忍字。又叫做喫得虧。你說是喫虧。卻不知正是占便宜哩。比如來往禮物。他送我的輕。我甯可送他的重些。一切禮數。他待我疎慢。我甯可待他恭敬些。合族中大要像大。小要像小。男要像男女。女要像女。凡事忍耐。只講情分。從此百十人就一箇人了。

證。宋李相名昉。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

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朱子小學有喜事呢。大家都來慶賀。有死喪急難的事呢。大家都來幫助。修祠堂呢。大家照股兒派銀。祭家廟呢。大家按輩行禮。

引宗廟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義也。常須灑掃潔淨。修理完固。非拜謁無擅開閒雜器皿。勿置于內。說文云。宗尊也。廟貌也。宗廟者。祖宗之尊貌也。其庭堂

房室楹序廂夾之制。不可苟且。其飾有貴賤之殊。其數有多寡之異。古禮自七廟至一廟。他祭可殺。惟祭父無殺。明父親也。高曾祖考為四親。明四親親也。此古人四時所祭也。高祖以上。則入於公祠。家祠以祀高曾祖考。公祠以祀遠祖。有功德者。則別為專祠。其公祠專祠。只宜二祭。何氏曰。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然必須嚴肅。每遇祭祀。必擇子弟中謹飭者。專主贊禮。不惟使卑幼得伸其敬。而頑鈍者亦有所感發。幼穉者又可以漸知禮節矣。豺獾皆知報本土

庶之家皆宜各立宗祠以奉神主。則先靈乃安。近見士庶人家將祖先神主供於佛堂內。或於廢屋頽垣之中。雜亂無序。昭穆失次。皆非所以妥先靈也。有祠以奉之。朔望時。曾忌辰。集子孫瞻拜。設祭薦新。庶無忝孝思。子孫有所矜式。徐子來語

徐五輯先生方濡人。每遇祭祀。必手治菹醢。雖年老必躬拜奠。嘗云。祖宗止受此芳馨。冷了便不享先靈。在上不可不誠敬。這是一脉相傳。做樣子與後人看。若自己不誠敬。祖宗口後要子孫誠敬。便不可得。徐氏

乘

或開設書館。教訓合族中子弟們。或置買義田。周濟一族中窮苦的人。或修家譜。序支派。聯絡疎遠的族人。這都是有力量的人做的事。

證

宋范仲淹。輕財好施。尤厚待族人。既貴。於姑蘇近城。買良田數千畝。為義倉。以養族中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出納。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嘗語諸弟子曰。自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身。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顏入家廟乎。後官叅政。謚文正公。

宋史

那沒力量的人也各自隨分量的做去。不要有分彼此。可知道有錢的出錢。無錢的出力。大家盡心。大家便和睦了。

引族中不睦。先靈安得妥乎。故一姓尊卑長幼。饑寒迫身。婚嫁後時。愚悍失學。喪葬不舉。皆非已心之所安。卽非先靈之所妥也。同族中不幸有此。當竭力匡救。爲之設法。毋得坐視。倘若冷眼相看。出納是吝。是謂不顧根本。祖宗定不阿佑。阮氏筆訓。

年紀老的。見了年紀老的。勸他管顧兒女。年紀小的。見了年紀小的。勸他孝順爹娘。同是一輩兒的。見了呢。你勸我敬哥哥。我勸你愛兄弟。這不是宗族和睦麼。便人都成孝子悌弟。就是官府們也敬重你們。幾分哩。

證楊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寐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

津常旦暮忝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返然後共食。食則津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閒言。朱子你們若是爲些小嫌隙傷了和氣。只顧相爭相害。王法就要處治了。你們常想想。都是頭一箇祖宗傳下來的。如水一般。千條萬股。都是一箇源頭。如樹一般。千枝萬葉。都是一箇老根。爲甚麼不和睦呢。你們都和睦了。和

睦就能長福。你們的家道從此興隆了。你們的生意更要茂盛了。天下也都太平了。你們可不大家勉勵麼。

宣講引證卷三 卷中

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爭訟釋義

和謂心不爭。論語皇疏體度寬閒。物無乖爭也。左文十八年傳疏鄉向也。眾所向也。黨長也。一聚所尊長也。釋名釋州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周禮卿大夫注五百家為黨。周禮黨正注一曰十邑為

舉 人何春林校對
 候選教諭鄭 馨校正
 宣講生戴 奎編輯

鄉廣雅十連為鄉管子十扁為鄉管子二千家為一

鄉國語齊三千五百家為黨管子注鄉黨父兄宗族之

所在論語注息止也詩殷其滅也呂覽爭競也孝經關

也書傳又好訟爭也言之於公也易訟釋文易孔疏爭訟之

事不可使成右錄金筴颺言

會典凡士民或養恤孤貧或捐資贍族助賑荒歉或

捐修公所及橋梁道路或收瘞屍骨實於地方有裨益

者造冊送部捐值銀千兩以上者請

旨建樂善好施坊所施不及千兩者交地方官給樂善好施扁

額如有應旌表而願議敘者吏部定議給與頂戴

和鄉黨以息爭訟廣訓衍引證

萬歲爺的意思說。從古以來。就有箇鄉黨。怎麼叫做鄉黨。就如各村各坊。前街後巷的鄰舍家。便是古來的聖人。常教人和睦鄉黨。但是這村坊裏頭的人。一日一日漸漸的多了。挨門逐戶。時時相見。不是拉扯的親眷。就是住處的朋友。有喜慶的事。大家便來拜賀。有死喪的事。大家都來祭弔。沒事的時候。你看那一箇不親熱呢。因爲早晚相見。唇齒相連。便從好裏頭生出不好來了。或因小兒們鬪氣。或因婦女們搬嘴。或因雞兒狗兒。有甚騷

擾或因茶前酒後有些差錯。甚至為借貸不遂銜怨成讐的。討債過兇。合氣打架的。造房屋。打牆垣。買田地。不曾儘讓通知。爭那數步地界。竟致變成讐敵的。種種事體。說不盡言。總之肯退後一步。讓他一兩句。過不上兩三日。也就和好了。

證 晉衛玠字叔寶。安邑人。生平不見喜愠色。嘗語人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之。非分相干。可以理遣之。晉書偏是那一口氣忍不過。必定要相罵相打。聽人挑唆。告上一狀。費了多少銀錢。受了多少氣惱。輸了呢自己也。

覺得沒臉面。就是贏了。也不見有甚麼好處。你們想一想。一村坊住的人。你恨我。我惱你。一輩子的怨忿。就是到子子孫孫身上。也還解不開。這不是自家種的禍胎麼。

引 宗族鄉黨之禍。皆一朝之忿基之。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鬪者陷胸決脰而不辭。訟者蕩產傾家而不顧。兩敗俱傷。略無便宜之處。然鬪者恃勇。奮怒止於片時。苟不至斃人於老拳之下。則星沈火熄。烟銷灰燼。為害猶輕。若爭訟之禍。則有不可言者。此

宣講別記 卷三 二
微不平發很赴控。志在求直。必多虛誣。重者謂之曰出氣。輕者謂之曰解羞。其初念亦不過一訟以示強也。我乃訟人於縣。未幾而人訟我於府矣。我訟人於司道。未幾而人訟我於督撫矣。騎虎之勢。兩不能下。衙門以漸而尊。情詞以漸為大。恃訟師為長城。授奸棍以奇貨。公差索詐如壑。飲食若流。親朋來往奔忙。舟車絡繹。即使聽訟之官。冰心鐵面。而所費已不可勝計矣。迨其後家破矣。力竭矣。囑託無門。支吾無術矣。而南面執法之人。斷不諒我之困。而置之不問於

是枷禁夾打。笞杖徒流。皆分內事矣。好訟之人。不大可哀乎。
感應篇贅言

我

聖祖仁皇帝憐憫你們。要叫你們風俗醇厚。特特的教訓你們和睦鄉里。正是教你們都不要告狀打官司的意思。如今且把這一箇和好的道理。告訴你們聽。古來的書上說的好人。都是好的。怎麼就不好了呢。都只為沒要緊的事上。稍有點兒不到。便就鬧起來。這箇話說的。是鄉黨不利。都是從最小處來的。又一部書上說君子為人。

宣
言
卷
三
三
但。凡。遇。有。告。狀。事。體。起。初。須。要。把。收。梢。結。果。的。光。景。都。要。想。到。這。箇。話。是。說。人。果。然。思。前。想。後。也。就。不。肯。打。官。司。了。

證
梅。侍。郎。衡。湘。初。爲。固。安。縣。令。邑。中。有。一。中。宦。餽。公。豚。乞。公。追。負。公。卽。烹。豚。召。中。宦。飲。并。召。負。債。者。至。前。訶。之。負。者。訶。以。貧。公。叱。曰。富。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宦。見。之。意。似。惻。然。公。復。呼。來。感。額。曰。我。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賣。爾。妻。與。子。持。錢。來。雖。然。我。爲。汝。父。母。何。忍。使。爾。骨。

肉。驟。離。姑。竟。一。日。歸。與。妻。子。訣。別。負。者。愈。泣。中。宦。亦。泣。辭。不。願。償。爲。毀。卷。嗟。嗟。世。恃。富。欺。貧。恃。貴。欺。賤。特。未。念。其。鬻。妻。賣。子。哭。別。情。形。耳。丹桂瓣香

所以。我。這。一。村。坊。裏。人。家。也。有。親。近。的。也。有。疎。遠。的。我。都。待。他。厚。道。些。不。拘。大。事。小。事。有。事。無。事。既。然。同。在。一。處。都。要。大。家。謙。讓。爲。是。

證
雋。不。疑。南。陽。人。爲。郎。同。舍。有。告。歸。者。悞。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遂。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遂。還。原。金。亡。金。郎。大。慚。人。稱。不。疑。爲。長。者。漢書

證 切不可仗着我有錢。去欺侮那貧窮的人。

虞山某大司空幼眇。一日家素貧。聘某氏富室也。其外姑以愛女而誤許貧眇之人。不能平。密取族間女。養為己女。以嫁之。而以本生女另適他氏。未幾公登進士。由御史歷官巡撫。持節巡九邊。給假歸。他氏子方為事繫獄。公語所司出之。外姑來謝。語次及換婚事。曰勿怨他人。自是我當年眼瞎耳。公戲曰阿母今日猶詈我乎。笑而慰之。感應贅言

不可倚着我有勢。去壓制那沒前程的人。

證

王沂公中狀元歸。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從他路入。遽謁守。守驚曰。遣人奉迎。門司來報公至。公曰。不才謬叨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迎。是重其過也。故易姓名。誑迎者與司門。而上謁守。數曰。君真所謂狀元也。宋書

證 不可賣弄自己的聰明伶俐。去欺哄愚笨的人。

至正間有四人山行。暴雨大至。共避土洞中。未幾有虎突至洞口。據地怒視。久而不動。中一人素愚。二人計虎若不得人。焉得去。因給愚者曰。若最勇。當攘臂

先出。吾等踵若後共搏之。可立斃也。愚者猶豫未決。三人從後力排出之。虎啣置洞外。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崩壓。虎奮迅而去。三人皆死。愚者得全。陶南村輟耕錄

不可憑着自己的強橫霸道去凌辱那軟弱的人。

臨安胡秘校與客對奕。忽有村民出聲甚厲。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爾欲勾簿乎。曰然。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明日其人死矣。蓋以計服藥來。無可乘之隙而去也。

丹桂瓣香

就是村坊裏左鄰右舍。有一言半語不和。我從旁拿話兒勸解他開了。或是我待鄰舍們有些米兒錢兒的好處。也是我本分上應該做的。不是甚麼希奇的事。也不要因為人家不曾補報得我。我就記他的恨。

引當厄之惠。甘於時雨。未有受施而不知感者。惟在所施之人。慷慨不吝。但以義所當為。分所當盡。睦鄰任恤。由其所愛。推及所不愛。即斗粟緡錢。亦隨時量力。以濟困。原非有意要譽市恩也。苟一念未忘。雖施金萬鎰。以市美名。以徼後福。皆偽而不實矣。朱家訓增註

就是人家有甚麼不到的去處。我只是原諒他。不要同他一般見識。就是有人不知好歹。冲撞了我。冒犯了我。我只據道理上打發他開去。總不必留在心裏。與其我同他爭長道短的厮吵。他更不肯服輸。便鬧的不可開交。了。何如我只是不理他。他若成箇人。見我這等寬洪大量。也就羞死了。也就後悔死了。

證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辱罵。佯爲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他人。又曰。明斥公名。公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罵者大慚。宋書

他若還不知愧悔。便不成箇人了。同那禽獸何異。你們想一想。我是箇人。我去同那禽獸理論。我豈不也與他一樣了。只要我諸事忍耐些。不把那些事體。放在心上。古人說的好喫得虧是好漢。又說道喫虧處是占便宜。只因人不肯喫虧。一時間認的太真。或者激成事端。或者弄出人命。那時節要開交不得開交。反喫了大虧。所爲因小失大。你們解得透這箇道理。也就把鬪氣的心腸冷淡了。

證崑山顧履方。相國文康公長子。性謙和。折節讀書。全

無貴介氣。一日盛服拜客。有鄉民擔糞。斷綆汚其衣。家人怒罵之。履方曰。彼已驚矣。豈可再嚇。徑反更衣而往。崑山縣志

你若肯喫虧。人沒有說你軟弱的。愚笨的。只有尊敬你。稱贊你。這豈不是和睦鄉黨的好處麼。

證太原王文肅公。名錫爵。號荆石。性謙讓。嘗居鄉。適公僕與人爭毆。進前。膚慙。公曰。相府一犬。人猶另眼視。况人乎。必先責僕。公好植菊。多至千餘本。偶一里人向園丁乞菊。丁曰。明日來。明日人入園。適公低頭對

菊坐。其人不知。驀拍公背曰。老伯伯。昨許我菊花。公舉頭。其人驚仆。公慰諭曰。莫驚。莫驚。令童子取數本送出。其德厚若此。王文肅公逸事紀

古來說的好到處去揀地方住。不是揀房子。是要揀箇好鄰舍。到爲街坊鄰舍。都是一處同住的人。早晚倚靠的着。人若是把這一村一坊。前街後巷的鄰舍。聯屬成一家的樣子。有好處大家享。有苦處大家受。這是百姓們對着百姓們和睦了。就是當兵的。逢着操演。大家講習武藝。分去守汛。彼此幫助着防守。這是兵與兵和睦。

了。做兵的出死力去護衛百姓。百姓們納錢糧去養活
着兵。這又是當兵的與百姓們都和睦了。從此你親我
愛。禮往盒來。也沒有爭鬪的。也沒有告狀的。那裏還有
爲怨結仇。悞了工夫。花銀錢。到了破家蕩產。流落異鄉
的事呢。

證 賴應。廣東鎮平人。篤學高尙。爲人度量洪雅。無爭競。
里黨間怡怡如也。鄉有貸其牛而耕者。牛疲行遲。鞭
牛背。詈曰。賴應何不速行。應適經其處。若爲弗聞也。
而過之。鄉人覺而謝罪。應曰。戲言耳。無足怪。邑有邱

甲者好訟。應嘗買其田十畝。俄而甲訟焉。將赴郡待
質。甲貧甚。囊無一錢。求附應舟往。應許之。復飲食之。
甲對簿理屈。不伏辜。復他訟。連年不解。往返皆隨。應
應待之不改。於初人莫知其爲仇訟者。或以爲從行
之僕耳。後甲悔。踵門謝罪。應款之。還其券。甲得田大
喜。稽首稱謝。及應卒。甲哭之慟。如喪所生。鹿洲初集
這箇話雖是說與你兵民們聽。也還要你們大家子鄉
紳高年的長者。學裏的秀才。鄉黨中的豪傑。都先做出
箇和睦的式樣來。好叫這些愚民跟着學習。

證 吳門潘芝軒先生其父封翁某居鄉有盛德嘗以除
 夜秉燭至廳事見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視之鄰家子
 也呼而詢之良久始忸怩言曰某不肖好構蒲家盡
 落且負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也欲為眩
 篋之行素習公家門戶甚熟故乘夜至此今遇之有
 死而已無憾也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諸負曰須十金
 耳翁曰何不早告命之坐出二十金子之曰十金償
 負者十金權子母作小經紀勿再蹈故智我誓不以
 今夜之事告人也其人感泣叩頭去卒為善士

奪命錄初

編

但是百姓們原都是好人不過一兩箇不務本分的人
 要學做光棍相與衙門中的朋友做兩句半明不白的
 狀子說幾句瞞心昧己的話要在鄉黨中做箇出頭椽
 子挑撥人家打官司
 引論語曰君子無所爭易曰不克訟歸逋竄也以訟受
 服亦不足敬也爭訟胡為乎凡訟無益使理果直公
 論具在非非是是毫髮不淆是即分勝負矣何必訟
 况所爭者多在田產資財損我幾何苟能讓焉則天

道至公。惟德是輔。安知不暗益而倍酬之。又何必訟。且訟役訟吏為害更大。耗損貲財。廢時失事。訟不勝。患固在目前。訟若勝。若輩子孫必相報復。患未必不在後日。矧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官呵吏罵。破產傾家。較於忍辱無訟。所得不既多乎。若輩之挑撥人家告狀者。積孽可勝計哉。朱家訓增註

他在中間騙錢用。撞酒喫動不動。就說我替你伸冤。又說道輸錢不輸氣。這些愚人被他哄信了。引到火裏水裏。也不曉得後悔。官司輸了家私光了。他也賺得够了。

再也不來理你了。這樣光棍。不過是弄成詭計挑唆人。橫行霸道。嚇詐人。或外邊粧做和好的樣子。卻去引誘人或假意說些公道話。卻暗中去陷害人。這等人王法在所必誅。天理一定不容。惡貫滿盈。自然要報應的。你們只看一看。但凡地方上光棍。那一箇有下梢呵。

證

諸生某豐才博學。屢落孫山。年六旬餘。復試棘闈。三藝成。頗自喜。正擊節朗誦。忽一人舉簾入曰。告字某畫一時失記。公幸教我。因伸掌索書。生笑曰。腐頭巾此字亦忘卻耶。遂援筆書其掌。其人遜謝去。生展卷

披閱不覺驚叫鄰號競出視生卷書一告字墨迹淋漓愕然問故生訴其由遂納卷出蓋生固以訟師世其家者

秋燈叢話

假如人到出外離得家鄉遠了聽見有同鄉的聲音就是不認識的也要敘幾句話若遇見同鄉認得的人便分外親熱就像見了親人的一般怎麼對門隔壁的人早晚見面的倒越發生疎起來呢

證揚州韓樂吾家素貧又遭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鄰人絕糧欲分半贈之妻曰如明日

宣講引證 何夫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卻是今日死遂分濟之

香瓣

人若把這箇心腸常常的存着便是遵着

聖祖的教訓了從此風俗益發好了子弟愈肯孝第宗族更覺和睦就是你們子子孫孫大家也都你幫我助成就了

一箇和平的世界不但你們快活連

萬歲爺也都歡喜哩

宣講引證卷三 卷三 三

聖脈... 人若... 春州... 同夫曰吾等景明日... 宣講引證卷三

宣講引證卷三 卷下

候選同知劉忻校對
工部員外郎陳欽銘校正
宣講 生戴 奎編輯

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釋義

重猶尚也。禮記錙寶也。少儀辟土殖穀曰農。公羊成元年傳注

農者濃也。論語種曰農。收曰穡。左襄九年傳注桑者中央之木

賈子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獨漢書務民於農桑故民可

宣講引證卷三 卷三 下

得而有也。食貨志足猶得也。禮記禮器注成也。左襄二十五年傳注衣依

也。人所衣以芘寒暑也。釋名釋衣服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釋名釋飲食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後漢書馬援傳吳志

農桑衣食，民之本業。右錄金筴勵言

會典：凡勸課農桑，由地方大吏，倡有司，課民力耕耘。

修蠶織，廣樹畜，以勤生業，戒游惰，懲踈躡，禁種妨農雜

物，以崇本計，革暴殄浮靡，以節物力，舉力田老農，榮以

冠帶，以勸勤勞。

勤耕務本之農，察其勤儉無過者，准給八品頂戴。右錄同前

重農桑以足衣食廣訓衍引證

萬歲爺的意思，說養活百姓們的根本，不過是衣食兩件人

生在世終日忙忙碌碌，都只為喫飯穿衣，卻不想這衣

食的根本，不種田從何處喫飯，不養蠶從何處穿衣，就

是士庶工商各管各人的行業，究竟逃不出這衣食的

源頭也，只靠着這種田養蠶的人，這農桑豈不是第一

件要緊的事麼？

證乾隆乙巳，昭通杜姓，家有二三千金，生一子，溺愛嬌

養，既不使讀書，復不使耕織，至十餘歲，便呼朋引類，

宣講引證 卷三
日以賭博飲酒爲務。父母聽之。及親死。不上三年。卽
敗盡產業。妻嫁與人。悔當時不業於儒。復不業於農。
遂作竊盜營生。犯經數次。官以大索拴石鎖之。不放。
因凍餓而死。王崇實錄

但是天下的田地。也算不少。天下的人。能够自種自喫。
天下也就沒有受饑的了。如有一箇人不種田。就有一
箇人受餓了。天下的蠶桑。雖說限於地方。天下的女人。
能縠自織自穿。天下也就沒有受凍的了。如有一箇人
不養蠶。不紡織。就有一箇人受凍了。所以古來的皇帝都

把這農桑當一件極要緊的事。常常於春天的時節。親
自耕田。皇后娘娘親自去養蠶。你想皇帝爲天下第一
箇人。富貴已極。尙且不惜勤勞。親自去做這樣的事。無
非是爲天下做一箇榜樣。叫百姓們好跟着去做。你百
姓難道倒不該做的麼。

引今人以耕田爲恥。蓋因以文藝取士。世人競尙浮末。
恥非其恥耳。若漢季以孝悌力田取士。人卽稱榮焉。
竊謂子弟少時讀書。每年春節秋收。命其回家帮力。
數日。他日棄書。便知耕稼矣。王崇實語

你們想想。這衣食原出於田地。這衣食不是容易得的。春天去種。夏天去鋤。秋天去收。一點汗。一點血。辛苦大半年。纔能有這碗飯。喫。養蠶的。幾時喂葉。幾時作繭。幾時絡絲。三更鼓。半尺羅。費了多工夫。纔能有這件衣裳。穿。所以勤謹的人。田地澆灌的好。桑蠶養活的好。便就出產的越發多了。麥米豆子。大囤裝着。絲棉綢布。滿箱放着。果然喫不了。穿不了。若是一箇不勤謹。便上邊養不活老子娘。下邊管不到老婆兒女。這是一定的道理。證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

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織。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朱子小學

宣講引證 卷三
但只是南邊的地土。與北邊的地土不同。有高燥的。有低濕的。高燥的地土呢。該種着黍稷。低濕的地土呢。該種着秔稻。雖說出產不同。究竟收成一樣。至種桑養蠶。不過江南浙江四川湖廣。這幾省是有桑有蠶的地方。除了這幾處。像北直山東河南陝西山西等省。就沒有蠶桑了。但只是種苧麻。種棉花。或織布。或紡紗。雖比不得綢絹絲綿。也可以做得衣服。抵得行用。所以說箇蠶桑。都包括在內了。但願百姓們。盡力竭力的。去務農養桑。萬不可偷懶。萬不可先頭勤謹。後來怠惰了。也不可

因一時歉收。就輕輕的拋棄了田園。也不可看見人家做買賣會賺錢。我就眼熱。跟着他學起來。倒把我的本業更改了。

證 太原王霸隱居躬耕。友人令狐子伯為相。使其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忤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自適。而我兒蓬髮歷齒。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今將棄耕而仕。

之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耕隱終身。藍鹿洲先生女學

卻不知天下獨在土兒裏。創食喫的人最長遠。像那做買賣的商人。做手藝的工匠。雖係都是正經營生。到底不如農夫的事業。

引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菘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閒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

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來朝能飲否。
唐儲光
義句

還有那做客商的。折了本錢。作手藝的。掙不出飯來喫。只有你們種田養蠶的。是箇根本的事業。雖說一年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看出來的蠶。實不上幾兩銀子。完了錢糧。够了費用。總算起來。積攢下的。雖然不多。若能穀一年一年的積攢下去。自然有厚實的日子。況且一點血。一點汗的。掙來積攢的。自己也不肯浪喫浪用。就是你們的子孫。見了如此辛勞。他們也知道銀錢艱

難斷然不至敗家蕩產的。這箇務根本的事業。最是好的緊。

證晉姚家婦楊氏者。閨人符承祖之母姨也。家業耕織。素貧。承祖寵貴。姻親爭求利潤。惟楊獨不屑。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紡績勞事。承祖見之。恚其家不賑。給謂母曰。何令姨若是。母語以故。不信也。遣車迎

之不赴。強抱置車中。則大哭曰。汝欲殺我。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罪。藍鹿洲先生女學

你若是羨慕那遊手好閒的人。妝腔做勢。東拐西騙。一般的好起。喫來好起。穿來反說我們爲甚麼。做這樣勞苦的事情。那就不好了。你們要曉得這樣人。一到遇着荒年。饑寒不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除了討飯做賊。再沒有後路了。及至犯了王法。捉到當官。披枷帶鎖。落自新所。這就是他的收成結果哩。你們想這樣人有甚好

處所以人斷不可捨了本業。證

乾隆甲寅。吾同一胡姓友。尋地歇足于亭。見一乞人。年三十餘歲。帶一七八歲兒。在亭煮飯。吾責之曰。觀汝壯健。何不傭工。乃作此事。耶。乞人曰。是我娘害我。問其故。答曰。我家原富。幼時我祖命我耕田。我娘護持不肯。事事順我。及父祖沒。我一事不知。日同惡匪往來。弄出禍患。將家產賣盡。妻亦嫁人。僅遺此兒。今欲耕種。亦無由矣。故帶子覓食。豈非我娘害我乎。
王崇實錄

至於你們當兵的。身在營伍。雖說不能種田。看蠶。難道就不穿衣喫飯麼。你想月月與你的餉銀。季季與你的口糧。都是從那裏來的。若不是種田的上糧。上銀子。你們把甚麼做兵餉呢。若不是看蠶紡織的綢帛布疋。你們把甚麼穿在身上呢。你們肯想到這喫著的出處。你們還不該去出力保護他們麼。就是地方上的文武官員。都該去留意農桑。有甚麼差使。都要等農務秋收以後。方可使喚。他不可騷擾着耕種的地方。不可妨礙着百姓們的事業。或百姓們有懶惰的。就責罰他。有勤苦

宣講別證 卷三 七
的就賞賜他。必定要教導的人人都種田。不贖一塊閒地。沒有一箇游手好閒的人。男人耕田。女人織機。大家都做生活。

引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孟子書
引救荒有先策。有先策。有正策。有權策。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又云。濬畎澮。巨川。如京。都邊塞之地。屯田鹽法。均須平時經理。又如各省水。

利之有無。風俗之奢儉。必當預先講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本地經畫者。則為修之。教之。或須借裕隣方者。則為調之。劑之。又如折色本色。僱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悉。大要總在重農而貴粟。勤勸相而修利。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則駐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至於常平倉義倉。宜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亦不至刁難。社倉之法。尤妙。若每都分各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則可無凍餒之老。流亡之人。所救不貲。吁。安得有心人在在。

如此哉。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沒則饑饉立至。當預先廣糴他邦。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民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糶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

無失賦。若其饑饉已成。流殍竝作。則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矣。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來及勸糴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糶糴賑貸。五曰興水利補輯橋道賑貸。令饑民傭工得食。而官府富民得集事也。然所貸者每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尤爲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鄉村幽僻。拯救不及。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

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合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鉅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卻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捍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曾鞏救災

論亦極談升斗賑救之害。蓋上人方圖賑濟。先付里正抄劄實。未有定議也。村民望風扶攜。八郡官司未卽散米。裹糧既竭。餒死紛然。濁氣薰蒸。癘疫隨作。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方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饑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於紛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遠哉。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糶。而民愈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况官抑

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租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糶。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眾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公者。識見過人。遠甚。第出納之際。當覈奸。賑濟之際。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爲之。視爲萬命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至於棄子有收。強糶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

澤梁關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矣。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饑。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饑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來薪芻。出官錢收買。卻令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卒免艱食。又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宴樂賽願。都不復禁。

所以使貧者得財為生也。至於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救贖。亦無不可。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陳文恭公

從政遺規便是山場上水窪裏。田埂子邊。多的空地。種些瓜茄蔬菜。養些雞兒狗兒豬兒。這些餘產。都要澆灌他。喂養他。便一日一日的人家興旺起來。

證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賊。吏不能擒制。龔遂守渤海。帝問何以治。遂曰。海濱遼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

其臣勝之耶。將安之耶。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願假便宜。無拘文法。帝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皆良民。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至府。一郡翕然。盜賊皆棄兵弩。而持鉤鋸。立解散。於是開倉廩。假貧民。選良吏牧養焉。齊俗多奢。侈好末作。遂乃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課耕種。秋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奈何帶牛佩犢。不數年。吏民富

實獄訟止息帝褒之

漢書

但你們勤勞固然是該當的。還要一箇儉字。怎麼呢。年景不能常遠的好。萬一歉收了。你們都沒積蓄下的糧食。或當那有穿有喫的時節。多費多用。一旦遇了荒年。你們怎麼樣過啣。

引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柳玘訓

甚至把金子玉石當做寶貝看的。重。倒把糧食看的輕。

或愛繡花衣服。要圖好看。倒把布素衣裳都看得不值。銅錢像這樣的事。都是敗家的因頭。你們斷不可學。

引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致墜落。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胡文定公語

從古以來。太平的世界。有年紀的人。方纔穿綢吃肉。少壯的也箇箇不受饑推冷。大家飽食煖衣。安居樂業。從此可興禮義教化來。這并沒有別的緣故。不過是把農桑二字看的重呵。

引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歌蟋蟀三章。以自警言。

然而其憂深而思遠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先聖遺風之遠如此。其詞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次章曰。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三章曰。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詩經唐風

我

聖祖仁皇帝心心念念的憐愛百姓們。曾刻了一本耕織圖。把

這種田的人看蠶的人。苦處樂處。詳詳細細。畫在上邊。是我。

聖祖仁皇帝敦重根本。致百姓們富足的根源。聖德至極。無以復加。

恭錄

御製耕織圖詩

本從外域入中原。聖賦金聲實探源。雨足清明方佈種。功資耕織燠黎元。土厚由來產物良。卻艱致水異南方。轆轤汲井分畦溉。

嗟我農民總是忙

芟密耘長遍野皋。夏畦增此那辭勞。白家少傳曉寒中。但識加棉厚紫袍。

尖去條抽始暢然。趨晴避雨摘炎天。愛之能勿勞乎爾。萬事由來一理詮。

實亦稱花花實同。攜筐婦子共趨功。非虛觀卻資真用。植物依稀庶子風。

納稼惟時棉亦成。等差黃白辨麤精。紛羅真有如雲慶。言語猶占冬朔晴。

艱食惟斯佐化居列屬負販各紛如價常有定斤無定
巨履言同記于輿
轉轂持鈎左右旋左惟落核右惟棉始由麤未精斯得
枷杵同農豈不然
木弓曲引蠟弦弣開結揚茸白氈成村舍比鄰聞相杵
淨淨唱答合斯聲
擦條拘節異方言總是斯民衣食源幾許工夫成麗密
紡紗絡緒事猶煩
相將抽緒轉輕車工與縑絲一例加聞道吳淞別生巧

運輸卻自引三沙。

引糴卸絡理棉絲。枝挂經林較便宜。蹕路迎鑾多婦女。
木掙每見手中持。
經緯相資南北方。藉知物性不如強。刷紗束絡俾成緒。
骨力停勻在布漿。
豈止千絲與萬絲。女郎徐自引伸之。可知事在挈端要。
諸緒從心無不宜。
橫緯縱經織易同。夜深軋軋那停工。一般機杼無花樣。
大輅推輪自古風。

五色無論精與麤。茅簷率歲此殷需。布棉題句厯民度。

敬纘

神堯耕織圖。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觀承奉刊

萬歲爺仰體

聖諭念爾等百姓們事業最重。廣為訓解。無非是勸化你們。用力根本的意思。你們都富足了。就是

萬歲爺一箇人穿的衣服。也是你們的租銀。喫的飯。也是你們的錢糧。這不是與天下的人。大夥兒享受飽煖之福嗎。

